

●江西新时期十年●
文学作品选●

新诗·散文诗卷

新诗
SHINIAN
WENXUEZUOPIN
XU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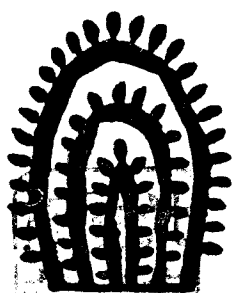
新诗·散文诗卷

中国作家协会江西分会 主编

新诗·散文诗卷

新诗·散文诗卷 新诗·散文诗卷

江西
新时期十年
文学作品选



江西新时期十年文学作品选

卷 名 新诗·散文诗卷
主 编 中国作家协会江西分会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南昌市新魏路5号)
经 销 江西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西印刷公司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625

1990年1月第1版 1990年1月第1次印刷

字数22万 印数1—1,000册

ISBN 7-80579-003-5/I·4

定 价 5.40元

《江西新时期十年文学作品选》

编委、执行主编、编辑人员名单

(按姓氏笔画为序)

编 委：李 坚 杨佩瑾 郑光荣 晏 政

桂晓风 郭蔚球 舒信波 熊向东

执行主编：周榕芳 郭蔚球 舒信波

特约编辑：帅珠扬 陈良运 熊光炯

责任编辑：戴正越

江西文学的丰硕成果

中国作家协会江西分会

摆在读者面前的《江西新时期十年文学作品选》，是继一九八六年出版的“谷雨文学创作丛书”之后的又一套大型文学作品选集。这些作品，是从数以万篇各类作品中选出来的，是对江西作家创作成果的一次检阅，也是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的一份礼物。江西人民出版社推出这套丛书，不仅为后人留下一笔精神财富，对江西文学事业的发展，亦将产生一定的影响。

毫不夸大地说，新时期十年，江西的文学事业有了突破性的发展，是建国以来取得最大成就和最富有生机的一个时期。无论是小说、诗歌、报告文学、儿童文学、散文、文学评论等，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文革前的十七年，我们仅出版过二部本省作者的长篇小说，而这十年当中，我省作家在全国各地出版的长篇小说就有三十余部，出版的诗集、报告文学集、儿童文学集、散文集，总共百部以上。从一九七九年中国作家协会举办首届文学创作评奖以来，我省作家创作的短篇小说、中篇小说、报告文学、儿童文学先后共有七个作品获奖，标志着江西的文学创作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彻底否定了“四人帮”那

一套文艺主张，打掉了长时期束缚作家的各种思想禁锢，为作家的创造性劳动提供了广阔的天地，从而极大地调动了作家们的积极性，大大地解放了文学生产力，文学创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兴旺景象。

我们高兴地看到，收入这套选集的绝大多数作品，都有着较浓郁的生活气息，作家们与瞬息万变的社会生活保持了密切的联系，对中国的今天和未来，充满着革命热情、忧患意识和理性的思考。这种对于时代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正是作家的优秀品质。

我们国家正在发生历史性的深刻变化，在党的领导下，十一亿人民正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大厦添砖加瓦，为改变我国贫穷落后面貌而奋力开拓。时代召唤着作家，广大读者期望从文学作品中听到历史前进的脚步声。

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生活是文艺创作的源泉。脱离同人民、同生活的联系，作家的艺术生命就会枯竭。作为人民代言人的作家，应当与人民群众同甘苦，分忧乐，热情讴歌改革、开放，揭示前进中的各种矛盾冲突，塑造改革者的典型形象，创作出更多气魄宏大、更富于现实性和历史纵深感的作品，生动地表现人民崇高的心灵世界，增强我们民族的自信心、自尊心和自豪感，促使人民群众进一步解放思想与智能潜力的发挥。使文学成为思想领域的催化剂，把广大读者提高到一个新的境界。

我们的文学是社会主义文学，人民大众的文学。作家的创作活动，与亿万人民群众缔造新生活的斗争息息相关。作品的社会性和时代精神，是衡量一个作品思想水平的重要因素。作家只有紧紧地把握住时代运行的趋势，才能揭示出改革中的内在矛盾，激发起亿万人民的政治情绪和社会感

情，从而引起读者的强烈共鸣。

江西是老区，是一片尚未得到充分开掘的富矿，是一个金光闪闪的聚宝盆。八一南昌起义，安源大罢工，井冈山斗争，流传着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我们党的许多领袖人物，曾长期在这块土地上生活、战斗过，并且率领中国工农红军从江西出发，开始了震惊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这方面，江西的作家，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新时期十年来，我省作家虽然创作了为数不少的文学作品，也仅仅是开采了微量的宝藏。广阔的老区，仍属于一块等待开垦的处女地。希望作家们重视老区的文学开发，趁这一时期的老一辈革命家健在的时候，抓紧搜集这方面的素材。革命历史题材创作，也要有新的突破和提高，必须开拓新的题材领域，寻找新的表现角度，独辟蹊径，不落旧的窠臼。同时，要站在今天的时代高度，使历史与现实有机融合起来，让一个个活生生的革命英雄人物，成为年青一代学习的楷模。

每一个作家，都有着自己的思想政治倾向，他的人生观、道德观，都会自然而然地从笔下的人物身上流露出来。我们有的作家，善于提炼富有典型意义和时代特色的主题，从而使作品具有相当强烈的艺术魅力。这种在生活大海中独具慧眼的发现，与作家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是分不开的。因此，作家应当自觉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只有这样，才能识别和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对新事物保持高度的敏感和热情，进而提高洞察生活、解剖社会的能力，始终站在历史的高度，深刻认识和概括现实生活的伟大变革，创作出闪烁时代思想光芒的、跃动着时代脉搏的作品来。

值得一提的是，这套二百多万字、七卷八册的文学作品

选集,大都出自中、青年作家之手,这充分表明,江西的文学事业后继有人。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与伟大时代和波澜壮阔的生活相比,有些作品,显然还缺乏足够的力量,出类拔萃、动人心魄的佳作还不多见。有的作品,思想深度较差,艺术上也不够精美。为此,我们的作家要努力提高自己的思想素质和艺术素质,学习文艺理论和科学文化知识,积极投身到改革和建设的实践中去,到孕育伟大史诗的时代洪流中去,对纷繁复杂的现实斗争进行深入的观察,熟悉各种人物的内心世界,力求从更深的层次上开掘和反映生活。

我们的文学,应以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增强国民的凝聚力为己任,不但要热情歌颂美好的事物,同时也要鞭挞丑恶、腐朽的东西,振奋民心,激发人们克服困难的意志和勇气,鼓舞全国人民为中华民族的振兴与崛起而奋争。

江西曾经是文人荟萃、名家辈出的地方,有着悠久的文化传统,哺育了陶渊明、欧阳修、王安石、曾巩、文天祥、汤显祖……等一大批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为中国和世界文艺史册谱写了光辉的篇章。今天,我们的国家正处在一个深刻变革的伟大时代,亿万人民以自己的智慧和双手,改变着祖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在民族振兴的征途中,作家肩负着光荣的历史重任。我们希望江西的作家进一步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出更多为人民喜闻乐见的富有艺术魅力的优秀作品。

凡 例

一、本丛书为《江西新时期十年文学作品选》，分《中篇小说卷》、《短篇小说卷（上、下）》、《报告文学卷》、《散文卷》、《新诗·散文诗卷》、《儿童文学卷》和《文学评论卷》，计七卷八册，共250万字。

二、入选作品起迄时间为一九七八年一月至一九八九年一月，不在这段时期内发表的作品不予入选。凡已选入作协江西分会主编、江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出版的《谷雨文学创作丛书》的作品不再重选。

三、凡入选作家目前均在江西工作；曾经在江西工作过，现已调离的均不入选。同一作家的作品在同一卷中最多不超过两篇，除极个别外，不在两卷以上入选作品。

四、凡入选作品都是正式公开发表过的，原则上应是省以上报刊、出版社发表和出版的作品；少数发表在地级公开发行报刊上的，视质量高低，从严择优入选。内部报刊发表的作品不入选。

五、入选作品末尾均注明原载报刊或出版出处，凡获中国作家协会的全国优秀文学作品奖和省政府的优秀文学创作奖的作品一并注明；凡属行业部门奖一律不注明。

六、因篇幅有限，不可能将文学所有类别和样式都收入丛书中，故翻译作品，外国文学评论、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

评论均未入选。

七、编排次序均以发表时间为序，同年的以月为序，同月的以日为序，同期的以出版先后或报刊档次为序。

红土地上绿意弥漫

(代序)

陈良运

I

在祖国的版图上，江西，是一片红色的土地，这样说，不仅仅是观念意义的，即中国第一支红色军队，第一个红色政权在这里诞生，江西的红米饭、南瓜汤养育了年幼的中国革命，无数先烈殷红的鲜血渗透、滋润了这片土地；这样说，还有另一个事实，那就是与祖国西北的黄土高原相辉映，这里是典型的东南红土丘陵，走遍江西的东南西北，到处可见以红色为基调的地貌，在地理学家和土壤学家的眼里，红色土壤远不如饱含腐植质的黑土肥沃，天然的红土地是贫瘠的，不适于绿色的植被繁殖茂盛，因此，建国四十年来，改造红壤是江西人民与科学工作者一个长期奋斗的课题，为使这十六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绿意盎然，“红雨随心翻作浪”，父老乡亲们又洒下了多少晶莹的汗珠。

于是，这就似乎成了一个象征：我们珍重具有观念意义的红土地，它给予江西的土地与人民以丰厚的精神营养，红色军队与红色政权开天辟地的阳刚之气，凝聚于矗立各地的纪念碑之上，至今仍然幅射不息。但是，我们又不能忍受大

自然赋予这片土地过剩的红色，厌恶它为土质的贫瘠而炫耀，一棵绿树一片青草复盖其上而使我们赏心悦目，以至联想草木的根须就是默默地吸吮了先烈们渗透入土的生命原汁而焕发出新的生命之色。我们渴望，在这片观念与事实的红土地上，具有新的时代特征的绿意，更迅捷更广阔地弥漫……

诗，是历史的与现实的、群体的与个人的精神凝聚，是每个不同气质诗人的独特的生命体验。江西的新诗，尤其是新时期十年来的新诗和散文诗，从总体上实行审美的把握，我认为，都不同层次，不同程度地体现了上述象征的意蕴，因此，我就以“红土地上绿意弥漫”这句有些许诗意的话（这是1989年4月赴赣南参加谷雨诗会时，一路上看见车窗外连绵不断的红土山岗上新绿葱茏，蓦地浮现于脑海中的一个诗句），来表述对于江西新诗四十年（特别是近七年）来发展总的印象。

Ⅱ

江西的诗歌充满阳刚之气，大概是与诗人立足于这片红色土地上有密切的关系。红色，本来就具有阳刚之美，而作为观念意义的红土地，充盈于革命老区的开天辟地阳刚之气，不能不无所不在地进入并激荡诗人敏感的心灵，从五十年代初到六十年代中期，活跃于江西诗坛的诗人们，他们大都热衷于以革命历史景观、事件、人物为自己的抒写对象、表现自己对于前人浴血奋战、艰苦创业由衷的赞美之情，其中如文养彦、吕云松、周劭馨、徐万明等歌唱井冈山的诗篇，郭蔚球、李音湘等对红都瑞金和梅岭的吟咏，陈良运、朱昌勤、陈菲等所表达的安源工人的情怀……都在全省乃至全国的读

者中发生过一定的影响。但是，当我们以现在比较开阔的目光来审视五十、六十年代的江西诗歌，其缺陷也是明显的，这就是：那时诗人们视野比较狭窄，诗的题材也比较单调，基本上清一色的颂歌调式，每位诗人不善于、也不敢表现具有个性化的独特情感，更缺乏个体生命在各种生活领域的潜心体验，与对现实、历史、人民的命运深沉的思索，于是，由观念意义的红土地而生发的阳刚之气便逐渐凝滞而淤积，以至到后来有不少诗篇，不过是以眩目的红色来掩饰意蕴的贫瘠罢了。

一九七六年天安门那一场特殊的诗歌运动之后，江西的诗歌也在悄悄地发生变化，由于地理形势的闭塞，江西老俚生性的沉实，我们没有赶上那场在全国影响很大的被人们目之为“朦胧”的新诗潮，但是土生土长的江西诗人和众多的诗歌新作者，还是怀着欣喜的心情接受了大江之北、武夷山之东传来的诗美新信息。1980年，作协江西分会恢复了中断了十余年的、一年一度的谷雨诗会，久别重逢的诗人们汇聚南昌，回顾江西诗坛的过去，发出了振兴江西诗坛的呼吁，正如老作家蒋天佐在《献结八十年代第一个“谷雨诗会”》中所写的：“十年的疯狂压制，谷雨佳节才诗意更浓。”江西的新诗开始向新时期迈进，1981年和1982年的“谷雨诗会”，分别就有关朦胧诗的一些问题和中国新诗发展方向，展开了群众性的理论探讨，这两次理论讨论会，对于转变全省诗人和青年诗作者们的创作思想，起了很大的作用。1981年，写了二十多年诗的郭蔚球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诗集《美的追求》，“美的追求”，似乎为江西诗歌新的走向升起了一颗绿色的信号。遭受了二十余年政治厄运的折磨，大难不死而复出的李耕（五十年代初期，他的歌喉刚刚开始嘹亮时就被卡住），久久被

压抑的激情如一江春水奔流，以他擅长的散文诗，迅捷地将生命的新绿撒向全国诗坛。而此时尚属青年的熊述隆，在《关于一只古老的谜》里，敏捷而勇敢地表达了一代青年自我意识的觉醒，人的意识的觉醒，诗中写道：“是的，我将从一个躯壳里走出。/如同窒闷了一冬的飞蛾，/必然要咬破束缚的茧子；/如同被风浪抛上沙滩的鱼，/注定要向水线作最后的冲刺！/也许，在迟熟的大地上/作为一个‘人’，我出生得实在太晚。……”这种自我意识的觉醒，也可说是诗人最重要的审美意识的觉醒。不管是观念意义的红土地还是事实上的红土地，我们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活生生的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命体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审美理想与追求，热血的殷红固然是我们生命的原色，但它本身并不表现出什么生命的意义。人的生命能量与诗的生命能量，表现于它们与历史、与现实的碰撞或默契；表现于它们对处身其间的生存环境，有不断要求突破的冲动和慕鸿鹄而高翔的瑰丽想象；表现于它们对土地和人的命运深沉的思索与更广阔的人生境界的开拓；甚至表现于它们集内、外宇宙赤橙黄绿青蓝紫而闪光的一瞬……青年诗作者刘华也写出了一首颇有象征意味的诗：《我捡到一双眼睛》，他拾到的可说就是诗人在鱼目混珠的岁月里失去的眼睛，他呼吁诗人领回自己的“两颗滴亮晶晶的露珠”、“两颗水灵灵的星星”。是的，江西的诗人今后要用自己的眼睛，为历史、为现实、为他人、为自我写照传神。

Ⅲ

在江西本土，没有五四时代，也没有三十年代、四十年代已成名成家的老诗人，没有享誉全国的著名诗人，堪称中

国诗坛骄子的都远走高飞了，留下来与红土地上的人民同甘共苦的是老实巴脚的一群，谈不上几代同堂，若借用一下“梯队”概念的话，五十、六十年代崭露头角的诗人可列为第一梯队，除前已提到的一些诗人外，李一痕、王一民、郭龙桂、梅长英、郑伯权、帅殊扬、苏辑黎、桂向明、徐太行等都可归入这一梯队之中。从七十年代开始写诗而至八十年代诗风大变、现在均已进入中年的一批诗人，如李春林、胡平、熊光炯、左一兵、洪亮、陈安安、钟祖基等，可算作第二梯队。而第三梯队则是进入八十年代以后发表处女作的一批年轻诗人，这个梯队正在形成、集结和壮大之中，人们正以热切的目光期待他们实现具有新质的飞跃，选入本集中的诗作，这一梯队的作者占有很大的分量，江西诗坛的希望已开始转移到他们的身上。总的说来，主要是这三个梯队的诗人，塑造了江西诗坛十年来的新形象、新面貌。

这十年来，江西的诗歌有什么特点呢？

第一，诗人的视野大大开阔。这不仅仅是指诗的表现对象愈来愈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改变了以革命历史题材为主导的传统，宇宙间的日月星辰与自然山水，人世社会历史的痕迹与现实的众生相，人的心灵空间真实的想象与迷离的幻觉，都在新时期的江西诗人笔下得到生动的、酣畅的表现。更主要的还表现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思想解放运动的滚滚大潮，使诗人们的思维空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拓展，不只是“我的梦、长着翅膀”，而是真实地“顺着先烈燃起的磷火，升起鼓胀的风帆”。我要在这里提一下未选入本集的胡平对彭总悲剧命运进行沉思的诗，和熊光炯为悼念张志新而写并在首都诗歌朗诵会上引起了轰动的《枪口，对准中国的良心》，这两首诗炽热的情思，沉重的历史感与犀利的笔

锋，穿透了当时大多数人还无形中存在的思想的硬壳，因此而为刚刚甦醒的诗坛热切地关注。的确，“越过思想的古老的边线，会进入真理的春天”（卓凡：《界线》），今天，当我们再读一读朱安群的《想起那个血红的×》和朱昌勤的《对话》，还能激励我们对中华民族多灾多难的命运更广阔、更深沉的思考，尤其是后者，诗人对于树立一种新的民族风范表现了殷切的渴望。帅珠扬的《在圆的世界里》，则是诗人面对一个几何图形的机智思考，将宇宙、人生、世态“圆圆相切，圆圆相生”，使之哲理与讽刺意味兼备。朱光甫为漂流长江罹难的勇士写下了《漂流船》，描述了一个“中国，已开始在巨浪中漂流”的雄健意象。偏爱阳刚之美的江西诗人，开始在自己的作品中，展现新的思想境界。

二是诗人的主体意识的强化。一切的历史不只是诗人身心之外的历史，一切的现实不只是诗人五官感觉之外的现实，江西的诗人开始揭示人的生命那只“古老的谜”，试图破译自己“生命的密码”，周劲馨宣布“我不要影子”：“我有眉有眼/有欢笑，也有悲哀/我不是那样模糊不清/也不总是那样悄然无声。”江西诗人的阳刚之气，并没有因诗的题材转换而消失，反是更具个性特征地凸现于诗人所触及的一切题材之中，李耕写“长城下的骆驼”、写“被追逐的鸽”、写“小舢板”，忆敏写“倒扣的船”，李春林写“春夏秋冬”，安安赋“流星”，谢轮写“八大山人”，程维写“三闾大夫”、“陶渊明”，……几乎都表现了世代生活在红土地上的人那种具有遗传性的倨傲和倔犟。如果说，五十、六十年代的诗人着力于开掘客观对象阳刚之美的内涵，那么，八十年代的诗人则是将自身显意识或潜意识中的阳刚之美，付诸对象化的实现。

三是诗的艺术传导的手段大面积、大幅度的更新。如果

读者有兴趣，将这本选集与十年前出版的《江西三十年诗选》对读一下，或是将五、六十年代发表在《江西文艺》、《星火》等刊物上的诗与现在发表在《星火》、《百花洲》的诗试作比较，便不难发现诗的艺术表现前后有多么大的差异，那种“大白话”式的诗歌语言已被诗人们自觉地拒绝，客观形象的摹写也被主观感情色彩强烈的意象化手法逐渐取代，不只是创造诗美的传统手法，重新回到老、中年诗人的笔下，青年诗人的作品更多了一些现代艺术的审美趣味。江西三个梯队的诗人都没有赶那次“朦胧”的大潮，在前几年“现代诗大展”中也没有涌现令世人瞩目并议论不休的、标奇立异的“流派”，但他们都欣喜地注视并悄悄地移植着诗艺领域新生的奇花异草，这或许给江西诗坛的新绿多添了几分赏心悦目的魅力。

还需要特别一提的是，十年来江西的散文诗创作取得了较大的成就，这是与诗人李耕的大力倡导、辛勤耕耘分不开的。散文诗体的发展与繁荣，改变了诗歌文体单一化的局面，现在江西很多青年诗人对于这两种文体是双栖的。散文诗从江西走向全国，在全国诗歌爱好者中已发生了一定的影响，这是很可喜的现象，对于江西诗歌整体的发展，是一个重要的、内在的激素。

IV

新时期十年的江西诗坛，较之前三十年虽然有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但是它的现状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时至今日，它向全国诗坛推出有较高名望的诗人和有较大影响的作品都太少，在省内，它的成绩也逊色于小说、电影文学和文学理论批评等门类。在整个新时期文学发展的大局中，它常常表现于“随”而缺乏倡风气之先的开拓精神。对于时代变